

“嘚瑟”四题之三

老人“嘚瑟”要慎重

文/瓜田

图/孙德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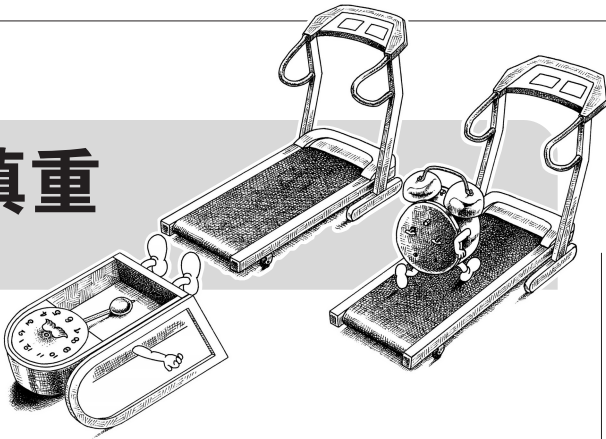
喜欢“嘚瑟”，本来不是什么坏事。但是对于老年人而言，就要慎重了，不能轻易嘚瑟。嘚瑟的冲动来袭时，必须保持清醒、冷静，对是否出来嘚瑟一把，态度要慎之又慎。许多老年人深得嘚瑟的甜头，差不多嘚瑟了一辈子，有些惯性，忽然让他猛踩刹车，那是很不适应的。为什么要残酷地束缚老年人的手脚，不让他把嘚瑟进行到底呢？

首先，不甘寂寞的老年人，多半都有点能耐，在本领域内也有了一点或大或小的名气，自信心弄得满满的。然而，人是要服老的，除了极个别的情况，通常老年人的创作力和表现力都呈下降的趋势。人家说“宝刀不老”啊，“老当益壮”啊，那都是客气话，当不得真的。实打实地说，人们对青少年才俊，要求就不是很苛刻，心理上很宽容，是以鼓励为主，因为这些人有很值得期待的将来，这就是常说的“后生可畏”。后生也并不都可畏，但在还摸不清底细的时候，只好先一并列入“可畏”的队伍。而对老年人，期望值就比较高。如果你没有表现出相当的水准，人家就会大失所望。如此说来，你这个年纪的嘚瑟，不大自然满足大家的期待，这就是很大的冒险了。你的一世英名如果毁于一旦，就很不划算。

其次，你在台上嘚瑟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。原来大家还可以接受或者忍受，时间一长，人们可能就看腻了。就算你的玩意儿真的不错，也产生了“审美疲劳”。你如果不知好歹，看不出火候，硬是赖在台上不下来，让人轰下来的可能也是有的。如何拿捏分寸，在大家还没有讨厌你的时候及时收手，实在是一种大智慧。有这种大智慧的人也不是很多。因为不甘心“过气”而不停折腾终于让人们望而生厌甚至遭人恨的，也不是两个。这个教训，应该汲取。当然，说归说，事到临头，头脑常常不是很清醒。

再次，人要有自知之明。要意识到你名噪一时的多重原因和背景，想清楚其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，弄明白自己的长处和短处，摆好自己在高人中的位置，看到一浪高过一浪的后来者的冲击，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止。不能否认，你是有一定的过人之处，但你是不是最棒的，就难说了。你在台上听到的阿谀奉承之词，是不能当真的，更不能沉醉于愚蠢的自恋中不能自拔。否则，还乐此不疲地到处嘚瑟，就只能自取其辱了。

还有，极度的自恋，暴露的是心理上严



重的不自信。喜欢嘚瑟的老年人，很在乎人家的评价，当然是赞美，很怕被世人遗忘，很担心人们怀疑他的本事的真假。也就是说，他对自己是个什么水平，心里并不是十分有底，有点自卑，需要时不时地嘚瑟一番，也就是对象化，来验证一下自己存在的意义。而这种种的努力，又往往是徒劳无益的，非但不能给自己加分，反倒泄了自己的底。

中国有个成语，叫“大智若愚”。真正智慧的人明白，嘚瑟只能暴露自己的智商不高。高人轻易不出手，才令人觉得莫测高深。孔子曰：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也是号准了这种人的脉，奉劝这种人淡定一些，不要因为人家没看到你的能耐而着急上火，气得睡不着觉。

一位智者的这样一句话，对我们有醍醐灌顶的效果：“……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，到最后才发现：人生最曼妙的风景，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……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，到最后才知道：世界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毫无关系！”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心平气和地面对自己的那点本事，不那么焦灼，不那么纠结，不那么气急败坏地去嘚瑟，我们会活得很自在，很从容，很安逸。

最后申明两点：其一，瓜田所说的“嘚瑟”，其宾语（也就是“受事”）都是人的能力、本事、技能，不涉及炫富之类的嘚瑟。前几年有一郭姓年轻女人在网上嘚瑟“干爹”给的豪华轿车，随后又嘚瑟存了若干亿人民币的存折，过了些时候又卷入了什么案子，终于嘚瑟进局子了。这类嘚瑟档次太低，不在鼓励之列，不在讨论之中。其二，嘚瑟在一般的语境中，毕竟还是多指硬着头皮往上冲的“搏出位”者，搞艺术的，还不太着门道，混迹官场的，一直也不怎么称职，而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，又是自我感觉极好，没有看客经常性的赞美的滋润，就活得很没劲。如果我们肯定了他们的勇气，再提醒他们增加实力的韧性，没准儿就可能嘚瑟出来一个杰出人才。成熟的艺术家，有成就的思想家和文学家，造福于民族和世界的大政治家，他们的贡献越多越好，唯恐其少。敬畏尚且不及，哪里敢用“嘚瑟”来唐突他们？可事情就怪了，这些人却偏偏谨慎、低调得很，不轻易“嘚瑟”。一旦出手，就是一个大满贯！

徐城北是一位著述颇丰的作家。自2009年起，其创作式微，12年后偃息于文坛。原来，当年他患了心源性血栓，思维日趋混乱，表达日渐艰难，无可奈何地一步步滑入失能的谷底。

一对恩爱夫妇，都会经历青年相恋、中年相知、老年相伴的甜蜜岁月，而白首分离是人生的必然归宿。在徐城北病重期间，其妻子叶稚珊倾心照顾、尽力呵护，使他的身体没有受到一点人为的创伤损毁，保留了他人生最后的体面。那么，在白首分离前，叶稚珊是如何应对这一窘境？她是如何殚精竭虑，为他度过那些眼前和心里都已消失生活色彩的晚暮？

首先，叶稚珊及早通过就医确诊徐城北得了什么病，预知其发展趋向。俗云，“暮年百病侵”。步入老年，鉴于生理机能的衰退，各种疾病袭来，这本是正常的现象，不足为怪。问题的症结在于要查清病源，对症下药，争取痊愈，即使是不治之症，也要缓慢疾病的恶性发展。说来也巧，徐城北发病与叶稚珊退休几乎是同步。他从入院时的基本清醒到行动稍显笨拙，仅为几天工夫，后又高烧不退、全身瘫痪陷入昏迷。经过三个月的观察、抢救，徐城北脱离了病危，并且诊断为心源性血栓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诊治有所缓解，但他的体能和思维则是每况愈下，诚如叶稚珊所说：“他掌管语言的神经时好时坏，多数时间是休眠了。”

尽可能“参与”他的生活，放慢病情发展的速度，防止“断崖式”恶化，这是叶稚珊坚持10多年的信念和行动。虽说叶稚珊已清醒地认识到：“他已经不是他了”，但她绝不轻言放弃。面对沉默无语的他，她总想找出适合他的思维和表达能力的问题询问。几十年以来，书桌是徐城北存在和生命的意义。为了掩饰他思维的纠缠混乱，为了满足他每天坐在书桌前的仪式，叶稚珊时常让他上网浏览，帮助查阅他最感兴趣的人和事，尽管这个短暂的过程他总是带着茫然、呆滞、沮丧的神情。发病初期，徐城北还能在电脑前打字写文章，但已是别字连篇，词不达意，叶稚珊积极鼓励之，并帮助整理修改，甚或拆开重写，征得他同意后，向报刊编辑部发稿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为了减缓他的语言功能退化，两人经常一起背唐诗，唤起他的记忆。读到他喜欢的诗句，他会表情丰富起来，陷于陶醉。

夫妇间，一人得病两人扛，换言之，倘要病人坚信生活信念，先得要求自己振作起来。常言说，“恩爱夫妻老来伴”。这个“伴”的真谛不止是两人健康无恙，更在于一人患了重症、绝症之后。叶稚珊陪伴徐城北10多年，彰显出其“恩爱”的意涵。难以想象的是，徐城北病情稳定时，他俩参加了“1314”（“一生一世”谐音）密友团，于2015年出游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2016年远游欧洲。在地中海的邮轮上，徐城北神清气爽。为了出行方便，叶稚珊特意买了一个精致的助步器，让他保持着与外界世界的接触、融合。

徐城北的病情江河日下，最后是整体的崩溃，嗜睡、昏迷、无语，连饮食也极为艰难。叶稚珊没让他住入隔离医院，而是选择留他在自己身边，尽可能多地享受贴心照料和家庭温暖。恩爱夫妻白头偕老，然而，人生和命运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，两人间总有丧偶而面对“一个人”的结局。白首分离前，叶稚珊不辞辛劳，陪伴着徐城北抵达生命的终点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完美地诠释了“一生一代一双人”的境界。

徐城北临终前，用残存的脑细胞歪歪斜斜地写下：“别了稚珊，言多反不及意……”六个墨点犹如语言的巨锚沉入深渊的爱情海洋！

白首分离前

沈栖

生活就像拔丝洋芋

文/阿福 图/勾犇



将土豆切块炸至金黄，裹上白糖熬制的糖浆，原本土掉渣的马铃薯，顷刻变身光鲜的模样。生活也是这样：土豆、马铃薯、洋芋……有些事物虽然名字善变，虽然外面那层糖衣很甜，本质仍是食之无味的山药蛋。